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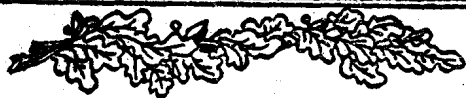
惊涛骇浪万里行

陆俊超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行万里浪 駭濟惊

陸俊超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9 •

惊涛骇浪万里行

陸俊超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 094 号

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

书号 038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1/3 字数 38,000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定价 (八) 0.19元

目 次

惊濤駭浪万里行·····	陸俊超(1)
風雲韓家山·····	潘 勵(21)
戈壁灘上一棵常青樹·····	甘 犁(37)
夜泊山峽边·····	林 之(46)
潮·····	趙福林(56)

惊涛骇浪万里行

海 員 陸 俊 超

万 里 远 航

一九五六年冬天，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埃战争，切断了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欧亚航线被阻塞了。当时我们“兄弟号”停泊在波兰。我们望着堆叠在码头上的各种机器和器材，心里万分焦急、忿怒。因为这些机器注明要在年底运抵中国。为了争取提前运走，上级决定：远东船队绕道好望角驶往中国去。

在波兰船上工作的中国海员，都亲身体会到中、波航运的重要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封锁，我们中、波两国海员在地球上开辟了这条新航线。这条从波罗的海到南中国海的航线，从海上把社会主义阵营联贯了起来。当我们跟狂浪搏斗时，跟难忍的寂寞作斗争时，我们的波兰政委马茹尔经常这样鼓励我们：“同志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市场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建立起来，我们的远航是为了祖国，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繁荣。”因此当绕道好望角的命令传到船上时，大家发愁的不是万

里远航，而是繞道好望角將增加數十天路程。大家擔心是否准時把貨運到中國。我們的政委馬茹爾看出了大家的顧慮，立即進行鼓勵。把醒目的標語挂上了船邊：

“只要地球上有水，中波航運一天也不會停頓！”

“機器就是力量，讓它准時在人民中國轉動，讓它准時為和平轉動。”

標語剛挂起，碼頭上便插起了紅旗。插上小紅旗的起重機也源源開到了船旁。原來波蘭同志把“准期將貨運抵中國”的口號作為動員令，把港內的先進裝卸小組、先進起重機手，都調來支援我們了。

為了進一步提高裝貨速度，我們的政委馬茹爾立即發動大家把貨物的穩固工作從裝卸工人的手中接過來，這樣就可以加快裝貨速度。我們的老水手長周阿才第一個背起斧頭、鋸子，爬下了貨倉。

經過兩天兩夜的勞動後，我的腿已發軟，眼也發花了。我想：我這個年輕人都快支持不住了，那麼我們的水手長老周就更不行了。我準備看看去。爬下貨倉，發現老周伏倒在大木箱上。當初我以為他是支持不住而就地睡倒了，走近一看，原來他全神貫注地透過木箱的板縫在察看里面的機器。他象看到了什麼寶貝似的發出了嘖嘖的贊嘆聲。堆放在他右邊的是捷克出品的新式電氣機床，他的左邊是民主德國出品的新式儀器，他的前面是波蘭出品的坦克式起重機。望着逐漸堆高的木箱，他揉着眼睛笑了。撫摸着它們，仿佛對方是些有生命的东西，朝它們喃喃自語着：“唔，

了不起！了不起。到了中國，你們得好好的轉啊。”

平常，我們的老水手長是個沉默寡言的老人，往往一天不說一句話。這樣的老人一般是不會惹人注意的。可是在這裡，他却成了全船最注目的人。政委馬茹爾滿懷敬意地稱他為老革命。並且總愛在年輕人的面前誇獎他。他曾經一再地跟我這麼說道：“大副，一九二二年你還沒有出世呢，那時我剛滿十二歲，正在漁場上給老板撿魚。而我們的老周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已經向船老板展開了鬥爭，參加了名聞世界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是的，這樣的前輩怎能不叫人肅然起敬！他的黨齡比我的年紀還大呵！而且幾年來他一直是我們船上的先進工作者，又是波蘭航運部頒發的銀質獎章獲得者。對這樣的老人，我們除了尊敬外，感到有責任照顧他關懷他。同時相處久了，我們才發現當他高興的時候也愛說上几句，而且即使周圍沒有人，他也忍不住要自言自語起來。現在發現我來到他的身旁，便興奮地喃喃着。他是南方人，所以把大副讀作大伙：

“大伙，你算過嗎？從我們手上一共運走了多少機器？它們可以建造多少個工廠啊！”

我沒有回答。打量着對方，他的眼睛陷得更深了。可能我的神志有些恍惚，總感到對方工作起來身子有些搖晃。為了安全，我決定接替他的工作。他堅決不肯。經過再三的催促，迫得他用一種近于懇求的語氣說道：

“大伙同志，趁我還干得動的時候，讓我多看看這些機器吧。”

为了照顧老周的情緒，我不忍强迫他休息。然而当我准备离开貨倉时，政委馬茹尔下來了。他是个强壮的中年人，身子結实得象个举重家。他是个容易親近的人，开口前总爱开个玩笑。

“哈哈，老革命，你又在跟机器談愛情嗎？都上去休息，把工作交給我吧。”

当我们工作得最緊張的时候，当我們的精力快支持不住的时候，我們的政委馬茹尔每次都跟現在一样，会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并且親自來接替我們的工作。遇到这种情况，我們照例是不肯退讓的。但是馬茹尔弯曲起手臂，指着高高隆起的肌肉說道：“上去，等你們把身体煉成我这副样子的时候，再跟我爭辯吧。”

我們被馬茹尔赶上了甲板。老周避开我，又轉到別处找工作去了。装貨進行得既快又好。这次我們超額加装了波兰为我國制造的一座日榨量二千噸的糖厂設備。机器全部下倉了，只剩三只大鍋爐无处安置。交給其他船运走，那会耽誤時間的。最后我們决定打破万里远航的常規，把它們装在甲板上帶走。

在一个蒙蒙亮的早晨，我們出航了。

節 水 風 波

晚上，政委馬茹尔召开了全体船員大会。船長为了使我們熟悉全船业务，指定我替他在会上宣讀航次計劃。我發現老周蜷縮在會場的角落里，仿佛在閉目养神。等我报告

完畢，掌聲一响，他突然驚起，說道：

“大伙，現在我們是繞道好望角走啊，要多走二十几天路程，年底以前准能趕到湛江嗎？”

我回答：“假若不遇上大風暴，年底是能趕到的。”

“遇上風暴怎么办呢？”老周象問我又象是問自己，“南非洲的風暴是有名的！”

是的，南非洲的風暴确实是駭人的。好望角，我們海員都按老習慣叫它為“咆哮角”。在那里航行誰也作不准要耽誤多少天啊！我僵立在台上不知如何回答。

這時老周緊緊地皺起眉，露出焦慮的目光，仿佛在說：大伙，這是我們祖國的定貨啊！遲到了會影響國家的計劃啊！望着老周的目光，我的心跳得更慌亂了。周圍的水手都同樣的着急。馬茹爾陷入了沉思。冷場一陣后，老周一句一停頓地說道：

“我建議：我們不彎到開普敦裝水。進出港一次，裝几十噸水，至少花費二天時間。從現在起就節約用水。中國同志每天限用一桶；波蘭同志每天兩桶。這樣就是遇上大風暴，我們也有把握在十二月底以前趕到湛江。”

好主意啊！我差些叫起來。可是我立即產生了顧慮：這是萬里远航啊！一天用一桶水，這跟往常的日用量相差太多。尤其是波蘭同志，他們習慣于寒帶生活，特別怕熱。而我們的航綫却大部分在熱帶航行。因此我不能立即表示態度。這時政委馬茹爾振奋得滿臉通紅，向老周投出了贊揚的目光。而波蘭同志差不多同時站起，齊聲喊道：“我不同

意！我們波兰同志为什么要用两桶水！”并且有个尖嗓子突破大家的喊声，不滿地嚷道：“老周，我們的船名是叫‘兄弟号’啊？你为什么总把我們当外人看待！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还没有全部解放，我們波兰船就开到了大沽口。我是第一个踏上新中國土地的波兰海員。我們从來就把中國人看成是自己的兄弟。我建議：我們波兰同志每天限用半桶！中國同志每天一桶！”

爭論开始了。会场秩序大乱。政委馬茹尔喊哑了嗓子也无法使会场平靜。最后連他自己也沉不住气了，向我爭執道：“說定了，我用半桶，你用一桶。”

为了准时把器材和糖厂設備运到中國，为了使我國的第一个五年計劃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停航而受到影响，我們恢复了十八世紀的海上配水制。船上的全部水龍頭当夜就停止了供水。第二天早晨，我估計厨房門口的那个手搖泵一定忙得不可开交，說不定还会排上一列弯曲的長蛇陣呢。可是我估計錯了。当我拿着小桶去取水时，水泵旁却空无一人。波兰厨师翘起一个手指笑着向我說：“大副同志，你是第一个主顧。”

我突然想起，波兰同志的个性都很倔强，很可能因为昨晚一爭執使他們連臉都不肯洗了。这次我猜对了。我發現波兰輪机員正拿着水管在接通甲板到洗澡間的海水管路。这一天，全体波兰同志仿佛暗中訂下了公約，都用海水洗澡，洗完后也不用淡水冲。而老周呢，也倔强得很，滿身油污連澡也不洗。这使我感到不安。因为海水干后会在身上

留下一層白白的盐粉，既不舒服，对皮膚又有害。我怎能忍心看着波兰同志为了支援我國的建設，而作出損害身体的事呢。于是我打了三桶淡水提到澡室，然后把政委馬茹尔請進來，向他說：“政委同志，我不習慣天天洗澡。这里是三桶水，一桶我的，两桶你的。只要你带头洗个澡，波兰同志会跟上來的。”

馬茹尔狡猾地向我笑了笑，拍拍我肩膀，說道：

“你真是个好同志！叫我带头用中國同志的水！原來你想叫我犯錯誤啊。因为你們的好心，已經在船員中造成了不和，而你还在制造分裂！”

想不到我的好意竟变成了錯誤！我不再吱声。这时馬茹尔用一种近于强迫的口气說道：“这样吧，我們两个一起带头，各自洗完自己的一桶水。”

洗完澡，政委馬茹尔向全体船員作了一次广播，向大家說明：按照現在的用水量，我們的存水用到目的港是足有余的。并且强制大家每天必須用完自己的一桶水。

这样，這場由老周建議而引起的節水風波，总算平息了下去。

“咆哮角”的战斗

張貼在俱樂部里的航行圖表更改了。紅色箭頭不再在开普敦停頓，它一直指向中國的湛江。这是世界上最長的航綫！預計我們要在茫茫的大海上連續航行七十几天！在这次远航中，中途既不靠岸，而且連陸地上的灯光也不易常

見。因此大家都盼望看到非洲的第一个大港——卡薩布蘭卡的燈光。然而西非洲的海岸綫被洶湧的浪濤吞沒了。經驗豐富的老水手用不着看海圖，憑着猛然增強的風暴，憑着那顆逐漸升高的南十字星，就知道船已經駛入了南非洲。並且逐漸向好望角接近了；逐漸向那個世界聞名的咆哮角接近了；這裡是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界綫；這裡是暴風雨的發源地；這裡是使一切航海者談虎色變的地方！而今天海上偏偏刮起了十級大風，仿佛大海積累了一切力量伺機襲擊我們。每一個浪都把我們的船頭埋入海里；每一個浪花都從我們的煙囪頂上飛越過去！我們這艘几十年的老船在風暴中掙扎着，發出格格的響聲。對咆哮角的風暴我們早有戒備，狂濤巨浪是吓不倒我們的。使我們日夜不安的倒是裝在甲板上的那几只鍋爐。雖然它們已經用鋼絲纜拴系住，用電焊焊牢在甲板上。然而我們還是放心不下。因為大風暴的威力誰也无法估計。而它們是絕對不能遭到破壞的，不然我們全體船員的這種十八世紀的節水生活就失去了意義，失去了目的。為此，政委馬茹爾在一星期前就動員大家作好了加綁工作。老周為這個工作動足了腦筋，深夜里 he 會突然爬起，再給鍋爐加上几根撐柱。

晚上，狂風卷着浪花橫掃而下。四周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呼嘯而來的巨浪，象數百噸重的大鐵錘那樣猛擊着船頭，發出一陣駭人的轟隆聲。船上的每一塊鐵板都在顫動。咆哮角！恐怖的咆哮角發出了威脅人的吼聲！在這個穿渡咆哮角的夜里，雖然每個人都已疲乏得腰痠背痛，但誰也不

想躺下。因为躺在床上也徒然，那高高翘起的船身会叫你从床上坐立起来。何况现在正是航行中最紧张的时刻。老周跟我和政委马茹尔一直守望在驾驶台上。突然，船头上发出一声剧烈的震动。老周叫起来：

“鋼絲繩斷了！鍋爐活動了！”

我急忙打開探照燈向前射去。啊！我的天啊！右舷的那只鍋爐動了。它把舷壁撞裂了一個大洞！這還得了，這比脫籠的老虎還凶猛啊！數十噸重的鍋爐只要几下就會把舷壁撞倒，然後它會被湧上甲板的浪濤拋入海里。怎麼挽救它呢，在這寸步難行的甲板上，風會把人吹倒，浪會把人卷出去。我正在考慮對策時，老周飛一般奔了下去。為了從暴風驟浪里奪回我們社會主義的財產，我立即發出戰鬥的警鈴。全部水手出動了。我馬上轉身往下奔去。可是馬茹爾一把揪住我，把我推進了駕駛室。說道：

“我下去。你留在这里，跟船長學習怎樣操縱和穩定船舶。”

呵！在這萬分驚險又刻不容緩的場合中，馬茹爾也沒有忘記抓住時機培養我們與風暴作鬥爭的經驗。這時老周也在下面喊道：

“放心吧，大伙。拚了我這條老命，也要把鍋爐保住。”

我注意着船長的口令，如何掌握舵角，不使船在大浪中傾翻，慢慢的把船轉向下風。同時我又注意船頭，看船長如何配合搶救動作。我看見老周伏倒在甲板上朝前爬行。他象帶頭沖鋒的指揮員那樣發布號令。當浪湧上甲板時，他

朝后面的水手們喊着：“伏倒！”浪过去后，气昂昂地喊着：“前進！”來到船首时，老周命令大家站到倉口上去，以免給鍋爐撞成肉醬。平常老周是个一举一动都不惹人注目的老人，在公开場合中总象怕羞的小孩那样縮在角落里。可是現在他却毅然站到了最触目最危險的主桅的梯階上。在这穿渡咆哮角的夜里，他那勇不可擋的姿态，象个海上的打虎英雄。仿佛他要用自己的身体阻擋住强大的十級風暴。他的命令迅速而果断。而且是多么鼓舞人心啊。他用广东話、波兰話喊道：

“老友！柯來卡！水手顯本領的时候到罗。把六吋保險纜拉出來。”

水手們把保險纜拉到了倉口上。老周在甲板上跳躍着。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快近六十的老人，行动竟如此謹慎而机警，动作竟象猫一般灵活。他趁着浪的間隙，准确而敏捷地把保險纜繞鍋爐圍上了十儿圈，然后把繩的一端圍在主桅上。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我看見浪头凶狠地冲击着他，他咬着牙，忍受着浪的冲击，叫水手們把保險纜絞緊。浪上來时，他立即又下命伏倒。而他自己却推开馬茹尔，一个人用螺釘环拴系着鋼絲，同时喊道：“放心吧，政委同志，我是四十三年的老水手罗！”

我一面按照船長的意旨通知机倉半速前進。一面望着奋不顧身的老周。然而就在工作結束后，老周爬下梯階时，事故突然發生了。老周一定是过于疲乏的緣故，手一滑，身子被浪涌出了船边，他的脚倒勾在船栏上。我全身麻木了，

我的心仿佛隨着落到了海里。我立即通知机倉停車。這時一個人影箭一般扑了過去。啊！這是我們的政委馬茹爾。他趁着船頭向下的剎那，摟住了老周腳向里滾去，他們一起撞倒在甲板上。老周已經昏暈了過去。

緊張的戰鬥結束了。船恢復了原航向。在這穿渡咆哮角的夜里，我們頂着十級風暴足足航行了十六個小時，第二天下午一測船位，發現船竟停留在原來的位置上。直到晚上，風力減弱後船才開始恢復航速。

三十噸雨水

後半夜，我跟馬茹爾到病房去陪伴老周。大概是躺得太久的緣故吧，一見面老周就拉着我的手說道：“好羅，咆哮角駛過了，我們的機器和糖廠設備肯定能準時運到了。”接着他突然閉上眼，彷彿在回憶一樁異常遙遠的往事，痛苦地皺起眉，用一種低沉的聲音向我們訴說：

“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啊！那時我大概只有十歲，我給地主家看守蔗園。有一天我偷吃了一根甘蔗，沒有發覺那個烟鬼地主已經趕到了我的背後，他一把將我的手反扭過去，伸手打了我兩個耳光，他罵我：‘饞鬼！你也想吃甜絲絲的甘蔗嗎，你連甘蔗尾巴也不配吃！’大伙，你知道我們家鄉遍地都是甘蔗啊，可是沒有一根是我們的。我在海上漂泊了四十幾年，沒有回去過。回去幹什麼呢？十五歲那年，我當‘豬仔’賣到英國船上當水手部小郎，也沒有救活我父親的窮命。”

啊！原來老周是當“豬仔”賣到海上的啊！躺在我面前的是個為爭取生存而受苦、同時又戰鬥了幾十年的老海員啊！我的心立即沉重起來。我想：一個老水手生起病來，尤其在船上，在茫茫的大海上，他一定會想到家鄉，想到那些苦難的往事，何況老周至今還是個單身老头呢。為了使他不要過於激動，我勸說道：

“老周，別去想它了，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

“我怎麼能不想呢。”老周用責備的目光望了我一眼，說道，“生活得愈幸福，我就愈想到過去的苦日子。以前生了病做梦也想不到會躺在這麼又大又舒服的病房里呀。”接着他又轉換了話題：“大伙，你看到過鄉下人用小鍋子煎糖嗎？煎出來的糖又黃又焦。現在我們船上裝的糖廠設備，一天就能煉出幾十噸又白又細的糖來。讓孩子們都能吃到這種糖吧。將來我們家鄉也一定會有這麼個糖廠的。”

老周的話把我引到了一幅美麗的境地，我仿佛看到糖廠已經在祖國的土地上冒煙了。那些孩子們正在哈哈大笑著，張開口吃着又細又白的糖。……正當我沉醉在這種幸福的想象中時，門突然被沖開了。波蘭木匠高聲向我報告：

“大副同志，第一號淡水倉增加了半呎水！”

“船漏水了！”老周驚叫着，從床上跳了起來。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把我們驚楞了。我跟馬茹爾把老周按倒了下去，然後一起奔上甲板。把第一水倉的水打上來喝了一口。壞了！水已經變咸了！倉里的三十幾噸淡水完全報廢了！現在擺在面前的不光是水的問題，更重要的

是船舶的安全。經過數次測量，發覺漏水情況並不嚴重，估計這是船經過咆哮角時船旁的鉚釘被打松動了的緣故。計算一下進水速度后，每天由機倉花二小時的工夫就能把進水打淨。假若情況不變，對船舶不會發生什麼危險。因此決定等駛抵目的港后再處理。可是淡水呢，一下子少了三十幾噸，無論如何是用不到湛江的。假若駛到前方的可倫布港去裝水，那肯定不能在年底抵達湛江。困難一個緊跟着一個，而且一個比一個大啊。馬茹爾苦苦思索一陣后，突然叫了起來：“有了！”他興奮地握着我的手向我提出了克服困難的辦法。他要發動輪機部人員修復那部幾十年未用過的製造淡水的機器，這是一部用海水通過蒸發后製造成淡水的機器，製造一噸淡水要花費二噸多燃油。這個代價太大了。但馬茹爾說道：“幾十噸燃油的代價確實驚人，可是中國的建設所發揮出來的力量，更不是數字可以計算的。”

當夜輪機部人員便投入了修復淡水機的工作。由於幾十年的失修，機器破損得很嚴重，好些重要零件得臨時趕做。因此花了二天一夜的時間還未修好。船員們從得知淡水倉漏水后，對淡水節制得更嚴了。除了吃喝外，一切都用海水代替。

炎熱的印度洋，大海被晒得蒸發出一層白蒙蒙的水霧，甲板被晒得全日發燙。在這種悶熱得使人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是多麼需要水啊！大家多麼盼望能洗個清涼的淡水澡啊。晚上，海上沒有一絲風。即使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也會汗如雨淋。過份的悶熱，這是天氣變化的預兆。果然在後半